

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山西人民出版社

02

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山西教育》编辑部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山西教育》编辑部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印张: 4 $\frac{3}{4}$ 字数: 102千字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3088·180 定价: 0.33元

说 明

粉碎“四人帮”，砸烂“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在大干快上。在这大好形势下，中共山西省委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召开了全省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表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本书就是根据这次会议表彰的一些同志的先进事迹选编的，供广大工农兵和教育工作者学习。

编 者

一九七七年十月

目 录

坚守教育阵地的英雄……………《山西教育》记者（1）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永远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张瑾瑶（15）

永远做一个庄户人家的好教师……………郭巨福（29）

坚持斗争 做好工作……………李爱胜（37）

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贾尔斌（46）

按照毛主席指示办 不听“四人帮”那一套…陈淑华（54）

排除干扰 当好园丁……………刘时成（63）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为发展养猪事业

贡献力量……………张龙志（72）

跟着华主席 险峰敢登攀……………杨 频（82）

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孙建信（92）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张成华（98）

按毛主席指的路走……………雷鸣庭（105）

捍卫毛主席教育路线……………赵承学（115）

身残志坚 全心全意当园丁……………杨登录（121）

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办学育人……………傅廷玺（129）

做好班主任工作……………但荣爱（138）

坚守教育阵地的英雄

《山西教育》记者

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传来的那个夜晚，我正在大寨。

五彩缤纷的电灯，鲜艳夺目的红旗，把大寨新村装点得比过节还漂亮。公报刚播完，大寨立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寨人在虎头山下举行了庆祝游行。我看见大寨学校的孩子们，穿着节日的新衣，举着花束，载歌载舞地紧跟着支委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我看见几天之前刚刚从大寨学校毕业的贾素平、贾秀文等同学兴高彩烈地走在铁姑娘的行列里；我看见大寨以往毕业的一百多个同学踏着坚实的脚步，和大寨的老英雄们肩并肩走在一起；我看见大寨学校的老师们喜气洋洋领着学生队伍，合着大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

看着大寨学校正在培养和已经培养出来的这一大批扛大寨红旗的新人，一个在我心中翻腾了许久的想法又跳了出来。人民英雄，在我们国家受到亿万人衷心的爱戴和尊敬。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是这样的英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铁人王进喜和大庆人，是这样的英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郭风莲和大寨人是这样的英雄。那么，还有一种人，他们同样应当受到人们衷心的爱戴和

尊敬，他们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教师，人民的教师！我在昔阳、在大寨的见闻，我和大寨学校校长耿炬同志的相处，使我深深地意识到，优秀的人民教师是无愧于英雄这个光荣称号的！

……大寨欢庆十一大的游行结束了。我坐车回昔阳城，一路上到处听到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把我带回了另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初春。那天，昔阳县各路英雄从虎头山上，从松溪河畔，带着劳动的汗水，披着满身的风尘，赶到县城，参加学大寨群英会。天不明，同大寨英雄们满怀豪情地一道赶来的，就有耿炬。群英会的主席团里，坐着许多知名的大寨和学大寨英雄，和这些英雄并排坐在主席团里的就有耿炬。群英会上，全县树立了五面英雄的旗帜，大寨学校就是其中的一面。县委授给大寨学校的红旗上，鲜明耀眼题着两行大字：“政治挂帅办学校，大寨精神育新人”，正是耿炬在各路英雄雷震海啸的掌声中，接过了这面红旗。英雄的大寨人、英雄的昔阳人民用自己对这个普普通通人民教师的表彰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把“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

……我回到住处，站在窗前，望着灯火辉煌的山城夜色，回想着，思索着，同耿炬相处和在大寨学校的见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

我第一次见到耿炬，正是这次群英会开过不久。那是一个夜晚，在大寨学校，在他和另一位教师共同办公兼睡觉两

用的一孔石窑洞里。他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力气；两只眼睛熬得发红，却炯炯有神。那时，他三十七岁，但黑红清瘦的面庞和过长的短发，却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

我们的谈话，是从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学文化问题开始的。他针对我的问题，爽朗地笑着说：“当然得学好文化呀！那怎么能成了‘智育第一’？！这个问题，我们学校辩论过。我们辩论了三个问题：当农民需要不需要文化？干革命需要不需要文化？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不需要文化？我们还组织全校师生去听贫下中农的意见；我们也专门就这个问题请示过支部……”

我着急地问：“贫下中农什么意见？支部怎么说？”

他摊开右手，手指头上沾着红墨水，忽地攥成拳头往外猛一挥：“贫下中农的意见非常尖锐：‘没有文化，当不了虎头山下新农民，搞不了革命和建设！’党支部的指示非常明确：‘教师不认真教，是误人子弟；学生不认真学，是不务正业！’我们学校是明打明地说必须学好文化的！”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久蓄心头的一团疑云顿时消散了！那时候，谁说应该学好文化课，就会被扣上“智育第一”的大帽子；谁说学生质量不高，谁就会挨上“否定教育革命”的大棍子。而耿炬，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我不由觉得他身上确有大寨人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气质！

我那次专门转到各个年级的教室，从学生课桌上任意抽看了几份作文本和数学作业本。我发现，孩子们的作文水平是满不错的，数学学得也很好。但当时最使我赞赏的，是每篇作文、每道习题，都有老师一丝不苟的批改，连孩子们字写得不工整都要批到！我当时就向耿炬同志说到这件事，他

说：“我们是坚持作业本全批全改的，学生在学校学文化，基础打不好，将来就不能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我夜晚到大寨学校，发现有的教室里亮着灯，趴到窗前往看看，是一些学生在做功课。我问耿炬同志：“大寨学校还上晚自习？”他不以为然地回答：“怎么不上呢？本村的孩子就在家上了，在教室上的是外村住校的学生。”他看着我惊讶的神色，又对我解释：“孩子们的文化学习不抓紧不行啊！前些日子在学生评工会上，梁便良同志就讲了一件事。一个九年级毕业的同学开了钻眼机，出了故障，可是看不懂说明书，只好扛回来。老梁同志对学生们说：‘你们从小爱劳动，这还不够，还要为革命学文化。有人说，没有文化还不会干笨活儿？不行啦，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哪有不需文化的笨活儿！’老梁问学生们：‘你们说，没有文化能不能当好虎头山下的新农民？’”

耿炬同志顿了一下，严肃地问我：“你说能吗？”他不等我回答，又若有所思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又红又专，我们难道不应该让学生学好文化，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一九五八年我在大寨当教员的时候，搞过扫盲，大寨老一辈怎么刻苦学文化，我是亲眼见到的。老的还得学文化，小的倒不用学了？我们按支部意见，既要让孩子们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还要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又要身强力壮腰杆硬。这三者之间，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为了学好文化，就要保证教学时间。我们强调提高单位时间的教学质量，教一堂是一堂，教一课是一课。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在文化学习上，不让一个阶级弟妹掉队！”

我望着耿炬，想到七年级学生李彦棠。她有一天为外宾

演出结束已经晚上十点钟了，回家坐下来就做作业。她妈妈说：“明天再做吧！”催她睡觉。彦棠说：“不行，今天下午上自习时我们接待外宾，数学作业没有完成。当天的作业应该当天完成。”她埋头做到十二点，高高兴兴地把作业本放回书包里……

我望着耿炬，想到教数学的乔老师把同学叫去补课的情景；想到班主任郝老师对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的严肃批评；想到大寨学校校刊《大寨新一代》一九七四年第十期的一个报道：“目前，红小兵为革命而学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教师家访到哪一家，都会见到红小兵在炕头上练算盘，学写字，读课文。星期天，他们自动组成学习小组，完成作业。”

我望着耿炬，想到他每学期开学前，要把一至九年级全部教材翻阅一遍，帮助教师制定教学计划；想到他亲自参加小学教研组，亲自听课、讲课、检查教案，抽看学生作业；想到他在支部支持下，要求每个家长都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对学生的学习提意见；想到他听课后给一位教师讲除法商中间补零的问题，讲得那么透彻……

我望着耿炬，深深地被他领导大寨学校师生坚持学好文化的精神打动了。要知道，当时正是交“白卷”可以当英雄的时候呵！

如果说，我们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穿过滚滚硝烟，占领了制高点，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坚守住阵地，在战火中炼成英雄，那么，我们的耿炬同志，正是在冲破重重妖雾，压倒种种谬论的战斗里，坚守住无产阶级教育阵地，炼成英雄的。

二

耿炬，解放前是昔阳大山沟里的一个受苦的穷孩子。那里是个老解放区，他上学时，正赶上土地改革。他从穿军装的叔叔们那里学会了唱《东方红》。他学着叔叔们的样子站岗放哨，当了儿童团长。他象千千万万翻身奴隶的儿子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红旗下长大。他一九五五年初师毕业，当了教员。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他调到大寨学校工作。

那时，大寨学校还是一个初级复式小学，三十多个学生，只有他一个教师。那一年，大寨同全国一样，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那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寨党支部派出两名党员管理学校，在陈永贵同志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普及了小学教育。耿炬同志也领着孩子们投入了火热的斗争。陈永贵同志率领社员绿化虎头山，耿炬同志领上孩子们上山给伯伯叔叔们送水；陈永贵同志率领社员点上汽灯夜战麻黄沟，耿炬同志领上孩子们去宣传，又唱歌，又跳舞；学校里开讲阶级教育课，陈永贵同志亲自来给孩子们忆苦；那一年，毛主席指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大寨党支部决定扫盲，耿炬同志领上孩子们挨家挨户送字、包教，给扫盲对象家里的门扇、案板、面盆、各种家俱摆设都贴上字；那一年，老贫农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背着他到十里外的县城医院就医，直到痊愈。那一年……

那一年耿炬同志就深深地爱上了大寨。当上级调他到另

外一个高小去当校长时，他舍不得离开大寨。同样的，大寨贫下中农也爱上了这个共青团员老师，舍不得放他走。直到最近，当年是三年级学习委员的郭风莲同志，还几次谈起一九五八年耿老师领着他们参加大跃进的事，一再赞扬学校和社会息息相通的生动局面。

一九七三年，已经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校当了多年校长的共产党员耿炬同志，又根据大寨的提名，由上级调回大寨学校当校长。耿炬听到这个决定，激动得一夜没睡好。他满心高兴，又觉得满身压力。

他怎么能不满心高兴呢？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能为大寨红旗培养革命接班人，多么光荣呵！

他也确感满身压力：大寨学校原来的负责人没有把学校搞好，出了一些问题。贫下中农问学校：“究竟要把我们的后代引到哪里去？”正是这时候调到大寨学校，自己怎么才能一点不走样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怎么才能把大寨的后一代培养成大寨红旗的可靠接班人，让大寨老一辈放心？耿炬感到了肩上挑的这副重担子，真是满身压力呵！

他激动得睡不着，胸中奔腾着千顷波涛。三星偏西了，鸡叫头遍了，耿炬“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他下了决心：这副担子，是革命的担子，是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担子。这个压力，不是别人给的压力，是我们革命者自觉自愿的压力。大寨人说：“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这个担子重，压力重，关系到红旗飘万代，再重也要挑，越重越高兴！

迎着朝阳，伴着秋风，耿炬连家也没回，从县上直接奔

到大寨。他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支部请示。郭风莲同志告诉他：“前一段学校把孩子们搞乱了。耿老师你回来，贫下中农很喜欢。一定要把学校整顿好。对学生要大胆管理，严格要求，不要怕这怕那。有什么问题，支部会给做主。”他到大寨的第二件事，就是到贫下中农贾进才、李焦月……家里去访问，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贫下中农告诉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几年来，这两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制度。几乎是每天，无论是雪后初晴的早晨，还是大雨滂沱的傍晚，他不是到风莲家里请示工作，就是在便良家里汇报情况。同样，几乎是每天，无论是北风阵阵的黄昏，还是暑气蒸人的夏夜，他总是在这家、那家贫下中农的炕头上攀谈。

一九七五年元旦，招待各省和解放军首长的文娱晚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送走了客人，当帷幕又徐徐拉开以后，陈永贵同志提了一条凳子，坐在小宣传队和小武术队队员中间，高兴地说：“痛快呀，痛快！看了你们的表演，尤其是看了好多原来淘气的孩子也表演得那样精彩，真高兴！大寨后继有人，真是一代胜一代……”他接着回顾了学校一、两年以来的变化，一个一个地表扬了小演员们，他说：“学校一年面貌变，两年大变化，支部满意，家长放心，群众高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支部重视、老师努力、家长支持的结果，这就叫路线是根本，关键在领导。……”

谈起陈永贵同志的这个讲话，耿炬真诚地说：“支部坚强的领导，是我们搞好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个人算个啥？”耿炬望着学校操场上活蹦乱跳的孩

子们，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在大寨学校工作，得时时体会党支部抓教育的指导思想，要不，就会走偏方向！”

记得当时我看到大寨的学生在院子里见了教师，都是很有礼貌地主动称“老师”；听老师说话都是规规矩矩、没有把手放在衣袋里的；课堂上发问总是先举手……当我向耿炬同志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这全是党支部抓得紧啊！”接着，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个过程：

一九七四年春天，社会上那股批判“师道尊严”的风已经刮到了昔阳，大寨学校也有个别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批评公开顶嘴，把老师的教育、管理当成“师道尊严”来反。有些老师也觉得为难，不敢大胆管理。正在这时候，学校又接到文件让批“师道尊严”。怎么办呢？耿炬跑去向梁便良同志汇报。老梁说：“走，咱们一道去听听群众的意见！”他就跟上老梁，拿上那份文件，在大队四个理论学习组里挨组去念文件，听意见。老梁带他到的头一组，就是郭凤莲同志那个组。他把文件念完，老梁问大家：“咱们学校是不是把孩子们管得太严了？要不要把纪律松一松？”老梁的话没落地，社员们就七嘴八舌说起来。有的说：“有一阵子学校乱了套，可把咱们害苦了，哪能再让学校乱了套！”有的说：“庄稼不管还长不好，孩子们不管能长好？”有的说：

“老师们替咱们操心管教孩子们，咱们支持，别有顾虑！”大家议论下一大片，郭凤莲同志总结大家的意见说：“咱们学校不是管得严了，是管得还松，还要大胆管理，严格要求！”老梁带耿炬走遍四个组，四个组的意见一个样。大寨贫下中农一致认为：“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大寨党支部指示学校对学生要“严”，“严在用毛泽东思想

教育人上”。根据支部的指示，耿炬带领师生划清了大胆管理和“师道尊严”的界线，加强了组织纪律教育，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校普遍检查纪律执行情况，整顿校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重新制订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十项制度。学校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记得那次耿炬满怀深情地说：“大寨的孩子们明天要接长辈的班，要把大寨红旗一直扛到共产主义，我们要为明天操心！”当时，我深深感到，耿炬的想法做法，同当时社会上吹的风并不合套，但他那思想的起伏却跟大寨人脉搏的跳动合拍，他那感情的奔流跟大寨人的心潮汇合。

如果说，我们的战士坚守阵地的勇气和胆识，是党给的，那么，我们的耿炬同志坚守教育阵地的气魄和力量，同样也是党给的。

三

我上一次见到耿炬，是今年五月。那次，我发现他很瘦，同我谈话时，总把一只手捂住肚子，问起他的身体，他只是淡淡一笑，说句“胃口不太好”罢了。这次到大寨，听说他病得厉害，上个厕所就满头冒虚汗站不起来，每餐不过半碗饭，经同志们和组织上再三劝说，才回家去养病。我和县上的同志专程跑了十几里路到他家去看他。他两腿凹了进去，脸色发黄，还在炕上躺着。但他一见面就和县上同志精神振作地谈工作，一再说，吃了三十来付汤药，已经好起

来，可以去开会，去工作了。

我们正和耿炬谈着，有一位教师也来看望耿炬。谈话中，那位教师说到他爱人——大寨学校的一个教师又病了，医院开了证明让休息一周。耿炬马上对那位教师说：“她休息一周不够，她那身体不沾，生了小孩以后一直没恢复过来，你让她好好多休息些日子。我跟学校说说，请个代课老师替她一段……”

看着他说话都吃力的样子，还在那么关心别人，我心里热呼呼的，我仿佛又看见他平时在学校兢兢业业工作的那个样子：

……夜深人静了，大寨村里一排排窑洞里的灯一个一个熄灭了，只有支委们的窑洞里的灯还亮着，再有就是耿炬窑洞里的灯亮着。他晚上忙工作，总得忙到十二点左右，可临睡前还要学习一会儿毛主席著作，没有间断过。

……东方泛白了，老师们和住校的同学还睡着，耿炬已经起床了。他把屋子打扫干净，又去打扫院子。起床时间一到，他把大家叫起来，一起跑步出操，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没有间断过。

……同学们劳动，他在最前边。无论春夏秋冬，撒粪、植树、间苗、拾麦、插秧、扛草、收秋，哪次也少不了他。春天，学生们接受传统教育过“扁担关”，耿炬担一副大筐，一百二、三十斤。前年冬天大战南河滩搞园田化，大寨学校师生每人一副扁担去参战。风冷雪厚，老师们关心他中午在工地吃干粮又加重胃病，劝他回学校喝口热汤。他不但没回来，还利用中午休息，借外队的平车推土。他每年劳动都在八十天以上。

……有个新教师、年轻人，生活上有些大手大脚。耿炬就多次找他谈心，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启发他向大寨人学习，生活富裕了，还要勤俭节约，永远保持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本色。

耿炬主持老师们开会，总是你也说他也说，七嘴八舌，还常常发生争论，争论得面红耳赤。耿炬也参加这种争论，对错误的思想他批评起来相当厉害，有时能把人批评哭了！但是，挨批评的人都毫无怨言，说他批评人“有话总是摆到当面，从不在背后议论！批评得再厉害，也是一片好心！”

……课外活动时间，他在院里一出现，低年级的孩子们就抱住他的大腿，让他讲故事。全校的学生他都认识，都了解。

……一个同学给大寨党支部写信批评老师关于毕业班同学入团问题说了不恰当的话，耿炬首先站出来接受同学的批评，检查自己不如这个同学看问题尖锐，热情赞扬这个同学敢于斗争的精神。

……一九七六年，江青窜到大寨。那时候，她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大寨的孩子们唱起《东方红》，她就堵住耳朵狂叫：“别唱啦！别唱啦！我不听！我不听！”耿炬却组织学生们天天纵情高唱《东方红》！江青看到孩子们系戴红领巾，大动肝火：“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你们就不敢造这个反？摘掉！”还动手扯掉了两个同学的红领巾。一个老师找耿炬商量这事怎么办，耿炬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不让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是五星红旗的一角，孩子们热爱红领巾。毛主席回韶山还戴红领巾和孩子们照像呢！”